

妇女运动史资料

4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福建妇运史资料

第四集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目 录

赤胆忠心·····	刘 平 (1)
烈火炼英雄·····	王荒草 (54)
我的母亲·····	张鼎丞 (69)
附：①张老伯母范太夫人象赞·····	林伯渠
②续范亭同志的志文	
女地下交通员郑绥·····	王培娟整理 (78)
女县长吴秀英·····	(81)
母亲·····	吴良宝 (84)
革命妈妈——汤银钗·····	(87)
心红骨头硬	
——记革命老妈妈沈九妹·····	辛欲楼 于国安 (90)
盐·····	南 松 俊 安 (93)
阿妈·····	吴鸿琴 (郑成章记) (95)
乌山老阿姆·····	林 奔 (106)
方嫂子·····	胡 旷 (112)
赤胆忠心为革命	
——忆祖母钟新秀·····	黄长妹 (115)
三升米·····	南 松 (120)
海草·····	林汝楠 (123)
我的母亲·····	游发详 (126)

赤 胆 忠 心

刘 平

闽西龙岩是座山城。城东南十六里有个小集镇叫白土，再往前六里，就是闽西共产党最早的诞生地，后来被称为“小莫斯科”的后田村了。

后田村三面环山，绿树成荫，西面一条大溪，山水顺溪而下，日夜不停地向远方潺潺流着。真是一个美丽诱人的南方乡村啊！

然而，住在这里的勤劳朴实的农民，正如祖国其他地方的劳动农民一样，在旧社会，终日劳动而不得一饱，过着牛马不如的贫苦生活。

为了领导农民起来反抗压迫者，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党人邓子恢、郭滴人等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邓子恢同志在这里最早发展的女共产党员叫张龙地。

张龙地是白土人，以耕田和卖茶叶为生，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出入后田村。她的丈夫梁双贵，原是贫农，因会做点木匠活，农闲时也常到后田去做零工。邓子恢同志到后田不久就认识了梁双贵，并且很快从他那里知道了张龙地的身世和为人。张龙地的革命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初见邓子恢同志

那是一九二七年秋末的一个早晨，张龙地担着茶叶担子来

到后田村。她把担子放在后田小学门前，吆喝了几声。小学里有她最好的主顾，所以，她每次来总是先到这儿。

果然，一个小学生从学校出来，走到张龙地面前，说：

“龙地妈妈，我们老师要买茶叶，请你把茶叶挑到里边去。”

“龙地妈妈”，这是后田人对张龙地的共同称呼。成年累月的卖茶叶生活，使后田的大人小孩没有不熟悉她的。

张龙地把担子放在肩上，随着那小学生走进学校。

小学生把张龙地领到一间教师办公室里。里面只有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师。张龙地知道这人叫邓子恢，刚到这里不久。邓老师见张龙地进来，没等她开口，就先微笑着站起来拿张凳子请她坐。

小学生见“任务”完成了，便走了出去。张龙地望着和蔼的邓老师，没有好意思坐，忙问：“要买什么茶呀？”

“什么茶？哎呀——什么茶好啊？”邓老师随便地回答说，好象他对茶叶很外行。张龙地觉得人家当老师的总不吃次茶，就顺手拿了包最好的“铁观音”递给他。他打开纸包嗅了嗅，连声称赞说：“不错。”邓老师按价付了茶钱。可是他没有让张龙地马上走，而和她谈起家常来。他问张龙地买卖怎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卖茶叶卖了多少年啦等等，就象多年前的熟人一样。

张龙地一听提起过日子的话，话就来了。

“哎呀！邓老师，苦死啦！一天到晚忙，饭都吃不饱！……”她诉起苦来。

“是呀，大家都很苦。福都让地主富农享了。”邓老师收敛了笑容，同情地说，“为什么愈是种地人愈没有饭吃？”他说着，两只闪闪放光的眼睛询问的盯着张龙地。

“是呀，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马上引起了张龙地的共鸣。她过去也曾不止一次想过它，可是，除了怪自己的命不好外，她再也找不到别的原因。

“穷人没有钱呀！”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眼睛期待的望着邓老师。

邓老师对她摇了摇头。接着问张龙地种了多少地，是自己的，还是租地主的。

张龙地叹了口气说：“十石谷田，都是租的。”

“每年多少租？”

“连种粮要缴六石多谷。”

“每年收多少谷呀？”

“八石多。”

这时，邓老师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次，说：

“是呀，辛辛苦苦干一年，收了八石谷，倒被地主拿去六石多，你怎么还会不挨饿呢？要是不缴租，八石多谷都归你自己，生活不就富裕了吗？”

“不缴租？”张龙地重复说，口气有点惊讶。是的，她从别人口里听到这句话，还是第一次呢！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书先生也会想到不给地主缴租的事。不知怎么的，她感到有一只看不到的巨手，把她和邓老师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不缴租？”她不由自主的又重复了一次。这句话真是太顺耳了。可是，她想来想去，总觉得这是办不到的，只能说。

“不缴租，地主就不给地种了呀！”她犹豫的望着邓老师。这句话是她早先得出的结论。

邓老师笑了：“照你这一说，种田人就只好给地主缴租，自己永远挨饿啦？”

张龙地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种地不缴租，可是她也不能肯定一定没有办法，她不愿意这样说，更不愿意听到“没有办法”这句话。所以她没有正面回答邓老师，却反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呀？”

邓老师这次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请她回去先想想，下次来时再谈。

往 事

和邓子恢同志的谈话，给张龙地留下了从未有过的印象，她兴奋、激动，心，她那颗受尽折磨的心，再也安定不下来了。她觉得邓老师和她谈的话，句句都和穷人的好处有关系，句句都说出了穷人的苦衷。

“他要给穷人出好主意呀！”路上，她自己思忖着，“他是个好人。”

回到家，她反复想了一夜。

“为什么愈是种田人愈没有饭吃？”邓子恢同志这句话一直在她脑子里盘旋着，它是那么有力，那么引人思索！

“难道穷人就该永远给地主当牛马吗？”她反问自己。

她想着，想着，渐渐地把几十年的苦难都一件件勾起来了。

……四十六年前。张龙地生下来只有一个月，母亲就因为家穷，含着眼泪把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从那时候起，饥寒打骂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五岁，婆婆就当大人使唤她，要她到山上给猪打野菜。八岁那年冬天，因为吃不饱饭，她饿得经常一夜夜的哭。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偷着跑到自己家里，想从母亲那里得到一点充饥的东西。可是，残酷的旧社会逼得人连母爱都消失了。母亲只给了她一块凉地瓜就把她送出家门。

十三岁，她被送到茶山帮人家采茶。那时候，在她那小小的心灵里曾出现过一丝希望，以后也许不会再挨饿了。然而就在采茶的第一天，她那种喜悦心情就遭到了打击。她辛辛苦苦采了一天茶，手都磨破了，可是茶主不但没有给她钱，还把她臭骂了一顿，说她把茶树上的老叶子都采下来，损坏了茶树。多亏同事大姐姐们说情，茶主才没有要她赔偿“损失”。那天，她挨了一天饿，到晚上也没有吃上一点东西。

童年就是这样过去的。

十八岁那年，由公公包办，她同一个吸鸦片的人结了婚。丈夫比她大二十七岁。新的折磨又挤进了她的苦难生活。

她还在茶山上采茶。然而，这时候她已经不能光负担自己的生活。毫无人性的鸦片鬼，不仅向她要生活费，连抽鸦片的钱都逼着她拿。一个采茶女工，再能干，也赚不出这许多钱哪！她只好把自己的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省些钱给婆家用。

那年冬天，公公死了。尸体在木板上横了几天也没有人管。后来，她以“还不了钱就去卖身”作保，借了二十块大洋高利贷，才买了口棺材把公公埋了。

这种丝毫得不到人间温暖的生活，她怎么能够忍耐下去呀！她不能把青春就这样葬送掉！

一九〇五年，她鼓着最大的勇气以四十块大洋作“赎身费”，离开了鸦片鬼，和勤劳朴实的贫农梁双贵结了婚。新婚夜里，她曾紧搂着双贵，幻想过未来的幸福。她相信，靠了两个人的勤劳节俭，将来能把日子过好，永远不再挨饿。

“双贵，我们去租几石谷田种吧，给人家采茶总不是长事。”她劝丈夫说。

双贵同意了妻子的意见。那年春天，他们向地主租了十石谷田，借了全部种粮。为了这几亩地，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

去，辛辛苦苦直干了一年，到秋后收了八石多稻谷。可是地租和种粮用去了六石多，自己只剩下了两石。两石稻谷怎么够一家人吃呢？没有办法，冬天，她只好带着怀孕六个多月的身子和双贵到炭场去做临时工。丈夫本来不让她去，怕她伤着身子。

“不去吃什么呢？”她望着体谅自己的丈夫无可奈何的说。

梁双贵能再说什么呀！

炭场里都是重活，不是搬，就是抬。怀孕六个月的人那受得了，干了不几天就出了毛病。那天，她抬着炭从炭窑上往下走，忽然觉得头晕眼花，她知道不好，正准备坐在地上歇一歇，还没有站稳，噗通一声跌在地上。

新的灾难又降到头上了：孩子没有出世就死去，她自己病了半年多。双贵和他母亲急得几天吃不下东西。后来病总算治好了，可是欠了几十块大洋的高利贷。梁双贵累死累活又干了一年，这笔债也没有还上。

次年冬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家里既没有一点过年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大钱。她想自己和双贵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可是老人呢！婆母年纪已经很大了，一年到头吃不到点顺口的东西，过年啦，连点肉都没有，实在过意不去。她愁得眼泪汪汪，坐立不安。想来想去，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叫双贵杀了：“买不起肉，就把它炖炖给老人家吃了吧。”

鸡杀了，鸡毛也退干净了，正要下锅，债主来了。

“过年啦，债该清了。”讨债鬼说着走到屋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她和双贵好话说破了嘴唇，债主还是不肯走。后来，债主

一眼看见那只鸡，就更凶恶了。

“没有钱，鸡那里来的？”他瞪着两只狼眼问双贵。

双贵向他解释了鸡的来历。不顾穷人死活的债主连听也没听，抢了鸡就走。

“还不起债，就别吃鸡了。”

这年除夕，她一家人挨着饿熬到天亮。

新婚之夜的幻想破灭了。张龙地明白了光靠种地主的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于是开始想别的办法。

在旧社会，穷人的活路是很窄的，有什么好办法呢！好在双贵会点木匠活，她自己会做茶叶。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在农活之余，双贵到外村去做木工，她自己去卖茶叶。

然而，十几年来，他们这些努力也同样没有改变自己挨饿受冻的生活状况。

这些事，到底都为了什么呢？以往她也想过，可从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有时候，实在气不过了，她就怨自己的命不好，或者把仇恨集中到个别地主的身上。……

如今，她又想起了这些往事。她回想着白天邓老师对她说的话，模模糊糊的觉得好象自己明白过去受苦的原因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给地主缴租呢？这事她还是没有一点底。不知怎么的，她觉得这件事不太平常，自己想了一夜，始终没有和丈夫透露一句话。

五天以后，张龙地挑起茶叶担子，满怀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期望心情，又来到后田村。她走到学校门口，喊了两声“卖茶叶啦！卖茶叶啦！”就直接走了进去。见了邓老师，没有等问，她就先开口说：“那事我想过了。”

“想过了，好啊！想出办法来啦？”邓老师又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没有。”张龙地虽然不愿意听到这两个字，可是，她还是不得不这样说。

“怎么会想不出呢？你说穷人多还是地主富农多？”

“穷人多呀，那还用问！”

“既然穷人多，那穷人的力量当然也就比地主富农大啦。你想，要是穷人都团结起来，大家都反对地主富农，不给他缴租，他能有什么办法？”

几句话说得张龙地心里立刻豁亮起来，心里话：“是呀，穷人那么多，一人吐口唾沫就能把地主富农淹死！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上面呢？”

可是，一个新问题又钻入张龙地的脑子，又把她难住了：穷人多是多，东的东，西的西，怎么能齐心呀！

“穷人要团结起来，就要组织农会。”邓老师好象识破了她的心思，补充说。

“农会”这个名词，张龙地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觉得新鲜。于是迫不及待的问什么叫“农会”。

邓老师向她解释了农会的性质和任务，并问她敢不敢参加。张龙地作了肯定的答复。

这时她的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在怎么样加入农会的事上去了，她两眼目不转睛地望着邓老师，希望他说明加入农会的办法。然而，邓老师没有满足她的愿望。他突然改了话题，问她：“双贵回家和你说过什么没有？”

“没有。”张龙地闹不清邓老师问这句话的目的，随便的回答说。

“一点没有？”

“一点没有。农会要怎么加入法？”张龙地实在忍不住了，没等邓老师再开口，抢先问道。

“不要焦急，再回去想想，我刚才和你说的农会要做的那些事，到底对不对？”邓老师耐心而严肃地对她说。

张龙地觉得邓老师对自己有点不相信，心里不痛快了。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再回去想想。第二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秘 密 工 作

那天夜里，张龙地躺在床上又睡不着了。她把已经睡熟的梁双贵推醒，问他认不认得邓子恢老师。她想，白天邓老师对自己提到双贵，内中必有来由。可是，梁双贵说不认识。开头她对双贵的答复很不满意，认为他在骗自己。后来一想，才明白过来。

“他是在‘守密’呀！”她想起邓老师告诉她“守密”的事，自己心里说。

过了几天，张龙地又担着茶叶来到后田小学。

“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农会？”进了屋子，她见旁边没有别人，开门见山的问邓子恢同志。在邓子恢同志面前，她已经没有一点拘束。“你说的事我都赞成。”

邓子恢同志这一次满足了她的愿望，宣布她已经是农会会员，并当场交给她去联络更多妇女加入农会的任务。

“要找熟悉的贫农妇女谈苦根，让大家都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挨饿受冻过穷日子。”

觉醒了张龙地，从此开始了反抗阶级敌人的秘密活动。表面上，她仍然是个卖茶叶的老妈妈，每天挑着茶叶担子串东村走西村。而事实上，自从和邓子恢同志那次谈话以后，卖茶叶就已不是她的主要职业。现在，茶叶担子不过是她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幌子罢了。十多年的卖茶叶生意，给她创造了极好

的活动条件，附近村子里的人，别说哪家是地主富农，哪家是贫农雇农，就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当家人什么脾气，她都一清二楚。靠了这些，她机智巧妙的做着邓子恢同志交待给她的事情。是的，那些吸尽穷人血汗的地主富农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卖茶叶的穷女人正在给他们掘坟墓。

“卖茶叶啦！”在大街小巷里，张龙地吆喝着。过去她是这样吆喝，今天她还是这样吆喝，声音，表情，没有一点变化，然而这声音的背后却蕴藏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力量！

“卖茶叶啦！”张龙地挑着担子不慌不忙的走着。如果遇到地主富农，她就停下来多吆喝两声，等他走了，再继续往前走；如果遇到贫农，她就放下担子，找机会做工作。

“买点茶叶吧，大嫂子！”有一天，张龙地和一个贫农妇女搭话说。她和联络对象的谈话，往往都是这样开始的。

“哎呀，龙地妈妈，饭都没得吃，还买茶叶！”

这时候，张龙地将身子靠近对方一些，轻声地问：“地租还没有缴啦？”

“没有呢，缴了就没吃的了。”对方为难的回答说。

“唉，是呀！粮食都被地主拿去了。穷人辛苦一年，到头来还得挨饿。老天真是不长眼！要是不缴租就好了。”

“哪有这种好事呀！”

“早晚有那一天！”张龙地意味深长地肯定说。她向四周扫了一眼，将身子更靠近对方，神秘地补充说：“大嫂子，你听说了吗，有人在想法子反抗地主收租啦。”

“谁？”

“现在有人成立农会，专门联络咱穷人不给地主缴租！”张龙地脸色显得很严肃，“人家劝过我参加呢！”

“你答应了吗？”

“大嫂子，这可是咱穷人活命的路啊！”张龙地没有正面答复对方。她觉得没有必要那样明确的暴露自己。可是对方还是理解了她的话。问：“要加入跟谁去说呢？”

“你要愿意，我代你去说。”

“那我就听你的回话啦。”

“记住，谁也不要讲！”

.....

就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张龙地联络了八十多个贫苦妇女。她同样用卖茶叶做掩护，及时到学校里去把参加农会的贫农名单和她们的经济情况汇报给邓子恢同志。

然而，在这整个时期里，梁双贵一点不知道张龙地所做的事情。要不是邓子恢同志告诉他，他原来还打算试探妻子对农会的看法呢！知道了妻子的工作成绩，发现了妻子如此善于守密，梁双贵真是高兴极了。他预见到，张龙地很快就可以成为共产党员了。想到这里，他全身都热乎乎的，觉得和妻子的感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厚了。一天夜里，他根据党的意见对张龙地说：

“龙地，听人家说，出了一个专门领导穷人打地主土豪的共产党，不知你知道不？”

张龙地只知道有团结贫苦农民的农会，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共产党，听丈夫一说，有些疑惑，就问：“在哪里？”

“一个熟人告诉我的，他还劝我加入呢！”

“你加入了么？”

“没有，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人家有许多条件呢：要不怕死，不怕吃苦，能同土豪地主坚决斗争，还要守密，叫做的事情样样都得做到……”

张龙地一听简直比农会还好，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可是

又一想，自己已经是农会会员了，要再参加什么党，得先问问邓老师。所以，她当时没有再问丈夫别的话，只是说：“要能参加可太好了。”梁双贵猜透了妻子的心思，为了遵守党的守密原则，他不能在妻子面前暴露自己，就没有再说下去。不过，“共产党”这个概念，已经从此深深印在张龙地的脑海里。

暴 动 的 日 子

张龙地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后田村一切平静如常。就在这平静气氛的后面，一场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正在酝酿准备着。

“我们要把农会会员都武装起来。没有武装是不能打倒敌人的。”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邓子恢同志严肃地说。

张龙地和丈夫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以前，他们已经一同参加过几次会议，听了邓子恢同志讲的穷人翻身，种地不缴租的道理，早就互相“了解”了。张龙地聚精会神的听着邓子恢同志讲话。她觉得他的话都对，可就是……

“我们没有枪呀！”她斗争了半天，最后才提出了自己忧虑的问题。

“对，我们自己没有枪，可是地主有！难道我们不能把地主的枪拿过来吗？”邓子恢同志又象答复她又象对大家说。

张龙地眼睛里闪出了激动的光辉。她想，自己虽然已经参加了许多次会议，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但是，斗争办法还少得多啦。怎么就没有想到去搞地主的枪！

过了不久，邓子恢同志又找张龙地个别谈了一次话，问她会不会放枪。

张龙地说：“从小就会。我还有一枝单响马枪呢，是过去在山上防土匪，打野兽用的。”

邓子恢同志听了她的话很高兴。他告诉张龙地不久就要行动，要她赶快把联络的妇女武装起来。还说明枪不够不要紧，有棍子、钯头、梭标、菜刀就行。

张龙地兴奋地接受了任务。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龙岩县后田一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人邓子恢、郭滴人等领导下暴动了，它与张鼎丞同志领导的永定金沙大暴动相呼应，震动了整个闽西反动统治者的宝座。

暴动的前一天夜里，张龙地一点觉也没有睡。她兴奋、激动、不安，心中万绪交织。“翻身的日子到了。”多少天来，这个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回旋着。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向门外望了望。满天星斗，仍然向大地眨着眼睛。四处很静。好象一切都屏住呼吸，单等那惊天动地的事情的到来。

张龙地回到床前坐下来，望了望正在擦枪的丈夫梁双贵和儿子梁根瑞，想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她不愿意打扰他们，顺手拿起了自己的大刀，把刀柄上的红布又系了系紧。她已经把自己的马枪交给丈夫，这把大刀就是她明天要用的武器了。

夜，漫长的夜终于过去了。东方破晓时，一家人好歹吃了点东西，就按上级分配的任务分头出发了。张龙地负责带领的是妇女暴动队。当通红的太阳爬上奇迈山顶的时候，张龙地带着两百多名挂着红臂章的妇女暴动队来到白土圩场“万年台”。“万年台”前红旗招展，已经集合了几百个人。暴动队员们都拿着梭标和大刀，只有少数人背着步枪、单响、鸟枪或九节龙。人群象潮水一样继续向白土涌来，愈聚愈多，许多事先没有组织的农民也都拿着锄头、铁钯从很远的地方自动赶来参加。

上午七点钟，愤怒的巨流浩浩荡荡向龙岩城进发。张龙地背着大刀，威武地走在妇女暴动队的最前面。在阳光照耀下，

她那稍有绉纹的脸显得特别庄严。……

守在龙岩城的军阀陈国辉匪军得到消息后，慌作一团，急忙在西门外架起了机关枪。战斗就在西门郊外开始了。

拿枪的队伍很快就都冲到前面去。张龙地按照指挥部指示，带领妇女队登上了附近的莲花山。枪声很紧。为了给冲上去的队伍助威，他们齐声喊着：

“杀呀！”“冲呀！”“包围呀！”

过了一会，四周突然“哒哒哒”的响起了机关枪的声音。她们知道这是暴动队在煤油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吓唬敌人，于是，情绪更加高了。喊声、枪声，从南门到北门，顿时响成一片。怕死的敌人以为山上伏有重兵，惊慌起来，仓惶退入城内。张龙地一见敌军想逃，眼珠子都红了，站在半山腰，举起手中的大刀，对妇女们喊了声：“姐妹们冲呀！”随后就象猛虎一样向城门冲去。敌人的枪弹雨点似的对着冲上去的人群射过来。……

在搏斗中，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

由于缺乏枪枝，暴动队伍未能冲进城去。为了保存力量，指挥部决定暂时停止战斗。在服从指挥的前提下，张龙地控制住心中的怒火，随着大队撤出战场。

十一点多钟，全体暴动队回到白土。在这里，邓子恢同志向大家讲了话，他说：

“我们这次虽然没有打进城去，但锻炼了我们的队伍，使我们取得了打敌人的经验，知道了反动军队都很怕死，给我们下一次攻城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是胜利的！我们要加强准备！下次我们一定能把龙岩城拿下来！”

暴动队伍沸腾起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胜利的微笑。张龙地摇晃着手中的大刀，向周围妇女们说：“对，看我们下